四庫全書

史部

宋書卷七十九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三十九

文五王

竟陵王誕 廬江王禕 武昌王渾

海陵王休茂 桂陽王休範

竟陵王誕字休文文帝第六子也元嘉二十年年十一

封廣陵王食邑二千户二十一年監南兖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南兖州刺史出鎮廣陵尋以本號徙南徐州刺史二十六年出為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後將軍雍州刺史以廣陵彫弊改封隨郡王上欲大舉北討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稅租雜物悉給襄陽及大舉北伐命諸蕃並出師莫不奔敗唯誕中兵參軍柳元景先克弘農關陝三城多獲首級關洛震動

事在元景傳會諸方並敗退故元景引還徵誕還京師遷都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當鎮始興未行改授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安東將軍會稽太守給鼓吹一部元凶弑立以揚州浙江西屬司隸校尉浙江東五郡立會州以誕為刺史世祖入討遣沈慶之兄子僧榮聞報誕又遣寧朔將軍顧彬之自曾顯東入受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與彬之并勢自頓西陵以為後繼劭遣將華欽庾導東討與彬

之弟相逢於曲阿之奔牛塘路甚狹左右皆悉入菰葑
彬之軍人多齎鹽屐於菰葑中夾射之欽等大敗事平
徵誕為持節都督荊湘雍益寧梁南北秦八州諸軍事
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誕以位號正與濬同
惡之請求回改乃進號驃騎將軍加班劍二十人餘如
故南譙王義宣不肯就徵以誕為侍中驃騎大將軍揚
州刺史開府如故改封竟陵王食邑五千戶顧彬之以
奔牛之功封陽新縣侯食邑千戶李之零陽縣侯食邑

五百户明年義宣舉兵反有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勢震天下上即位日淺朝野大懼上欲奉乘輿法物以迎義宣誕固執不可然後處分加誕節仗士五十人出入六門上流平定誕之力也初討元凶與上同舉兵有奔牛之捷至是又有殊勲上性多猜頗相疑憚而誕造立第舍窮極工巧園池之美冠於一時多聚才力之士實之第内精甲利器莫非上品上意愈不平孝建二年乃出為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太子太傅南徐州

刺史侍中如故上以京口去都密邇猶疑之大明元年秋又出為都督南兖南徐兖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餘如故誕既見猜亦潛為之備至廣陵因索虜寇邊修治城隍聚糧治仗嫌隙既著道路常云誕反三年建康民陳文紹上書曰私門有幸亡大姑元嘉中蒙入臺六宮薄命早亡先朝賜贈美人又聽大姑二女出入問訊父饒司空誕取為府史恒使入山圖畫道路勤劇備至不敢有辭不復聽歸消息斷絕姑二女去年冒

啟歸訴蒙陛下聖恩賜敕解饒吏名誕見符至大怒喚
饒入交問汝欲死邪訴臺求解饒即答官比不聽通家
信消息斷絶若是姊為啟聞所不知誕因問饒汝那得
入臺饒被問依實啟荅既出誕主衣莊慶畫師王强語
饒汝今年敗汝姊誤汝官云小人輩敢持臺家逼我饒
因叛走歸誕即遣王强將數人逐突入家内縛録將還
廣陵至京口客舍乃陊死井中託云饒懼辠自殺抱痛
懷寃冒死歸訴吳郡民劉成又詣闕上書告誕謀反稱

息道龍昔伏事誕親見姦狀又見誕在石頭城內修乘輿法物習倡警蹕道龍私獨憂懼向伴侶言之語頗漏泄誕使大吏令監內執道龍道龍逸走誕怒鞭殺監又捕殺道龍又豫章民陳談之上書訴枉稱弟詠之昔蒙誕采錄隨從歷鎮大駕南下為誕奉送戕書經涉危險時得上聞聖明登阼恩澤周普回改小人使命微勤賜著臺位詠之恒見誕與左右小人莊慶傅元祀潛圖姦逆言詞醜悖每云天下方是我家有汝等不憂不富貴

又常疏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祝詛詠之既聞
此語又不見其事恐一旦事發橫罹其罪密以告建康
右尉黄宣達并有啟聞希以自免元祀弟知詠之與宣
達往來自嫌言語漏泄即具以告誕誕大怒令左右飲
詠之酒逼使大醉因言詠之乘酒罵詈遂被害自顧究
枉事有可哀其年四月上乃使有司奏曰臣聞神極尊
明大儀所以貞觀皇天峻邈玄化所以幽宣故能經緯
𡋯俗大庇黔首庶道被八紘不遺疏賤之賞威格天區

豈漏親貴之罰此不刋之鴻則古今之恒訓謹按元嘉之末天綱崩頹人神哀憤含生喪氣司空竟陵王誕義兼臣子任居藩維進不能泣血提戈忘身徇節退不能閉關拒險焚符斬使遂至拜受偽爵欣承榮寵沈淪姦逆肆扵昏放以妻故司空臣湛之女誅亡餘類單舟遄遣披猖千里事哀行路賊忍無親莫此為甚故山陰傅僧祐誠亮國朝義均休戚重門峻衛不能拒折簡之使巖險千里不能庇匹夫之身乃更助虐馮凶抽兵勒刃

遂使頓仆穽穽死不旋踵妻子播流庭筵莫立見之者
流涕聞之者含歎及神鋒首路欃槍東指風卷四嶽電
埽三江誕猶持疑兩端陰規進退陛下頻遣書檄告譬
殷勤方改姦圖未乃奉順分遣弱旅永塞符文宴安所
從身不越境悖禮忘情不顧物議彎弧躍馬務是畋游
致奔牛有崩碎之陳新亭無獨克之術假威義銳乞命
皇旅竟有何勞而論功伐既妖祲廓清大明升曜幽顯
宅心遠邇雲集誕忽星行之悲違開泰之慶遲回顧望

淹踰旬朔逆黨陳叔兒等泉寶鉅億資貨不貲誕收籍所得不歸天府辭稱天軍實入私室又太官東傳舊有獻御喪亂既平猶加斷遏珍羞庶品回充私膳於號諱之辰遽甘滋之品當惟新之始絶苞苴之貢忠孝兩忘敬愛俱盡乃徵引巫史潛考圖緯自謂體應符相富貴可期悖意醜言不可勝載遂復遥諷朝廷占求官爵侮蔑宗室詆毁公卿不義不昵人道將盡荷任神州方懷姦慝每闚向宸御妄生規幸多樹淫祀顯肆祅詛遂在

石頭潛修法物傳警稱蹕擬則天行皆已駭暴觀聽彰布朝野昔內難甫寧珍瑋散佚有御刀利刃擅價諸夏天府禁器歷代所珍誕密加購賞頓藏私室賊義宣初平餘黨逃命誕含縱罔忌私竊招納名工細巧悉匿私第又引義宣故將裘興為已腹心事既彰露猶執欺罔公文面啟矯稱舊隸加以營干制館僭擬天居引石徵材專擅興發驅廹士族役同輿皁殫木土之姿窮吞并之勢故會稽宣長公主受遇二祖禮級尊崇臣湛之亡

身徇國追榮典軍誕以廣托宅宇地妨麹植軏逼遺孤
頓相驅徙遂令神主胥遷改卜委巷宗戚含傷行路掩
涕又緣谿兩道積代通衢誕拓宇開垣擅斷其一致使
徑塗擁隔川陸阻礙神怒民怨毒徧幽顯故丞相臨川
烈武王臣道規名德茂親勲光常策異禮殊榮受自先
古者嗣王臣義慶受任西夏靈寢暫移先帝親枉鑾輿
拜辭路左恩冠終古事絕常班誕又以廟居宅前固請
毀換詔旨不許怨懟彌極有靦面目犲狼為性規牧江

都希廣兵力天德尚弘甫申所請仍謂應往東府宜為中台貪冒無厭人莫與比雖聖慈全救每垂容納而虐戾不悛姦詖彌甚受命還鎮猜怨愈深忠規正諫必加鴆毒謟瀆膚蹤是與比周又矯稱符勅設牓開募事發辭寢委罪自下及錄事徐靈壽以常署受坐將就囚執謟韓近恭中護軍遣吏夏嗣伯密相屬請求寬桎梏且王僧達臨刑之啟事高闍即戮之辭皆稱潛驛往來遥相要契醜聲穢問宣著遐邇合識能言孰不憤歎又獲

吳郡民劉成豫章民陳談之建康民陳文紹等並如訴狀則姦情猜志歲月增積昔周德初升公旦有流言之釁魯道方泰季子斷逵泉之誅近則淮厲覆車於前義康禍軌於後變發柴奇禍成范謝亦皆以義奪親情為憲屈況乃上悖天經下誣政道結釁於無妄之辰希幸於文明之日皇穹所不覆厚土所不容夫無禮之誡臣子所宜服膺干紀之刑有國所宜慎守臣等參議宜下有司絶誕屬籍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坐

別下考論伏願遠尋宗周之重近監興亡之由割恩棄私俯順羣議則卜世靈根於茲克固鴻勳盛烈永永無窮陛下如復隱忍未垂三思則覆皇基於七百擠生民於塗炭此臣等所以夙夜危懼不敢避鈇鉞之誅者也上不許有司又固請乃貶爵為侯遣令之國上將誅誕以義興太守垣閬為兗州刺史配以羽林禁兵遣給事中戴明寶隨閬襲誕使閬以之鎮為名閬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明晨開門為内應成以

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奔入告誕誕驚起呼左右及素所畜養數百人執將成勒兵自衛明旦將曉明寶與閻率精兵數百人卒至天明門不開誕已列兵登陴自在門上斬將成焚兵籍赦作部徒繫囚開門遣腹心率壯士擊明寶等破之閻即遇害明寶奔逃自海陵界得還上乃遣車騎大將軍沈慶之率大衆討誕誕焚燒郭邑驅居民百姓悉使入城分遣書檄要結近遠時山陽内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要曠曠斬使拒之

誕怒滅其家誕奉表投之城外曰往年元凶禍逆陛下入討臣背凶赴順可謂常節及丞相構難臧曾協從朝野恍惚咸懷憂懼陛下欲百官羽儀星馳推奉臣前後固執方賜允俞社稷獲全是誰之力陛下接遇殷懃累加榮寵驃騎揚州旬月移授恩秩頻加復賜徐兗仰屈皇儲遠相餞送臣一遇之感感此何忘庶希偕老永相娛慰豈謂陛下信用讒言遂令無名小人來相掩襲不任枉酷即加誅翦雀鼠貪生仰違詔敕今親勒部曲鎮

扞徐兖先經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愆便成胡越陵鋒
奮戈萬没豈顧盪定以期冀在旦夕右軍宣蘭爰及武
昌皆以無罪並遇枉酷臣有何過復致於此陛下宫帷
之醜豈可三緘臨紙悲塞不知所言世祖忿誕左右腹
心同籍朞親並誅之死者以千數或有家人已死方自
城内叛出者車駕出頓宣武堂内外纂嚴慶之進廣陵
誕幢主韓道元來降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
率衆來會誕中兵參軍柳光宗參軍何康之劉元邁幢

主索智朗謀開城北門歸順未期而康之所領隊主石
貝子先衆出奔康之懼事泄夜與智朗斬關而出誕禽
光宗殺之光宗柳元景從弟也康之母在城内亦為誕
所殺誕見衆軍大集欲棄城北走留中兵參軍申靈賜
居守自將騎步數百人親信並隨聲云出戰邪趨海陵
道誕將周豐生馳告慶之慶之遣龍驤將軍武念追躡
誕行十餘里衆並不欲去請誕還城誕曰我還卿能為
我盡力不衆皆曰願盡力左右楊承伯牽誕馬曰死生

且還保城欲持此安之速還尚得入不然敗矣慶之所
遣將戴寶之單騎前至刺誕殆獲誕懼乃馳還武念去
誕遠未及至故誕得向城既至曰城上白鬚非沈公耶
左右曰申中兵誕乃入以靈賜爲驃騎府録事參軍王
璵之爲中軍長史世子景粹爲中軍將軍州别駕范義
爲中軍長史其餘府州文武皆加秩先是右衛將軍垣
護之左軍將軍崔道固屯騎校尉龐番蚪太守旅賁中
郎將殷孝祖破索虜還至廣陵上並使受慶之節度司

州刺史劉季之誕故佐也驍果有膂力梁山之役又有戰功增邑五百户在州貪殘司馬翟弘業諫爭甚苦季之積忿置毒藥食中殺之少年時宗慤共蒲戲曾手侮加慤慤深銜恨至是慤為豫州刺史都督司州季之慮慤為禍乃委官間道欲歸朝廷會誕反季之至盱眙盱眙太守鄭瑗以季之素為誕所遇疑其同逆因邀道殺之送首諸道隆時誕亦遣間信要季之及季之首至沈慶之送以示誕季之缺齒垣護之亦缺誕謂衆曰此垣

謙之頭非劉季之也太宗初即位鄭瑗為山陽王休祐驃騎中兵參軍豫州刺史殷琰與晉安王子勛同逆休祐遣瑗及左右邢龍符說琰琰不受鄭氏壽陽强族瑗即使琰鎮軍子勛責琰舉兵遲晚琰欲自解釋乃殺龍符送首瑗固爭不能得及壽陽城降瑗隨輩同出龍符兄僧愍時在城外謂瑗構殺龍符輒殺瑗即為劉勔所錄後見原僧愍尋擊虜於淮西戰死此四人者並由横殺旋受身禍論者以為有天道焉誕幢主公孫安期率

兵隊出降誕初閉城拒使記室參軍賀弼固諫再三誕怒抽刃向之乃止或勸弼出降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既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唯當死明心耳乃服藥自殺弼字仲輔會稽山陰人也有文才贈車騎將軍山陽海陵二郡太守長史如故幢主王璵之賞募數百人從東門出攻龍驤將軍程天祚營斷其弩弦天祚擊破之即走還城誕又加申靈賜南徐州刺史軍主馬元子踰城歸順追及殺之乃於城內建列立壇誓誕將

歃血其所署輔國將軍孟玉秀曰陛下親歃羣臣皆稱萬歲初誕使黄門呂曇濟與左右素所信者將世子景粹藏於民閒謂曰事若濟斯命全脱如其不免可深埋之分以金寶齎送出門並各散走唯曇濟不去携負景粹十餘日乃為沈慶之所捕得斬之誕所署平南將軍虞季充又出降書上使慶之於桑里置烽火三所誕又遣千餘人自北門攻强弩將軍茍思達營龍驤將軍宗越擊破之開東門掩攻劉道隆營復為殷孝祖及貟外

散騎侍郎沈攸之所破誕又加申靈賜左長史王璵之右長史范義左司馬左將軍孟玉秀右司馬右將軍范義母妻子並在城内有勸義出降義曰我人吏也且豈能作何康活邪義字明休濟陽考城人也早有世譽五月十九日夜有流星大如斗杆尾長十餘丈從西北來墜城内是謂天狗占曰天狗所墜下有伏尸流血誕又遣一百人出東門攻劉道隆營别遣疑兵一百人出北門沈攸之於東門奮短兵接戰大破之門者又為尚思

達所破誕又遣數百人出東門攻寧朔司馬劉勔營攸之又破之廣陵城舊不開南門云開南門者不利其主至誕乃開焉彭城邵領宗在城内隂結死士欲襲誕先欲布誠於慶之乃説誕求為閒諜見許領宗既出致誠畢復還城内事泄誕鞭二百考問不服遂支解之上遣送章二紐其一曰竟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户募賞禽誕其二曰建興縣開國男三百户募賞先登若克外城舉一烽克内城舉兩烽禽誕舉三烽上又遣屯騎校尉

譚金前虎賁中郎將鄭景玄率羽林兵隸慶之誕復遣三百人自南門攻劉動土山爲動所破慶之塡塹治攻道值夏雨不得攻城上每璽書催督之前後相繼及晴再遣使太史擇發日將自濟江太宰江夏王義恭上表諫曰誕素無才略畜養又寡自拒王命士庶離散城内乏糧器械不足徒賴免兵倉頭三四百人造次相附恩怨夙結臣始短慮謂一旬可殄而假息流遷七十餘日上將受律羣蕃岳峙鋭卒精旅動以萬計大威所震未

有成功臣雖凡怯猶懷憤踊陛下入翦封豕出討長蛇兵不血刃再興七百而蕞爾小醜遂延晷漏致皇赫斯怒將動乘輿此實臣下素食鴐鈍之責行留百司莫不仰慙俯愧今盛暑被甲日費千金天威一麾孰不幸甚臣伏尋晉文王征淮南淹師出二百日方能制寇今誕糇糧垂竭背逆者多慶之等轉悟遲重之非漸見乘機之利且成旨頻降必應旦夕夷殄愚又以廣陵塗近人信易達雖爲江水約示不難且覘理者寡闇塞者衆忽

見雲旗移次京都既當祗悚四方之志必有未達臣愚伏重思計今寧不當計小醜省生命以安遐邇之情又以長江險濶風波難期王者尚不乘危況乃汎不測之水昔魏文濟江遂有遺州之名今雖先天不違動干休慶龍舟所幸理必利涉然居安慮危不可不懼私誠款款冒啟赤心追用悚汗不自宣盡七月二日慶之率衆軍進攻尅其外城乘勝而進又尅小城誕閉軍入與申靈賜走趨後園隊主沈𢘿之義征客周瀚胡思祖馳至

誕執玉環刀與左右數人散走脩之等追及誕於橋上誕舉刀自衛脩之傷誕面因墜水引出殺之傳首京邑時年二十七因葬廣陵貶姓留氏同黨悉誅殺城內男為京觀死者數千女口為軍賞誕母殷妻徐並自殺追贈殷長寧園淑妃嘉梁曠誠節擢為後將軍封周瀨山陽縣侯食邑四百五十戶脩之萊陽子食邑三百五十戶胡思祖高平縣男食邑二百戶臨川內史羊濬之以先協附誕伏誅誕為南徐州刺史在京夜大風飛落屋

瓦城門鹿床倒覆誕心惡之及遷鎮廣陵入城衝風暴
起揚塵晝晦又中夜閑坐有赤光照室見者莫不怪愕
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爲䂎睡既覺已失
髻矣如此者數十人誕甚怪懼大明二年發民築治廣
陵城誕循行有人干輿揚聲大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辛
苦百姓誕執之問其本末荅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
公去年與道佛共議欲除此間民人道佛苦諫得止大
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門云何荅曰古時有

言禍不入六慎門誕以其言狂悖殺之又五音士忽狂易見鬼驚怖啼哭曰外軍圍城城上張白布帆誕執錄二十餘日乃赦之城陷之日雲霧晦暝白虹臨北門亘屬城內八年前廢帝即位義陽王昶為征北將軍徐州刺史道經廣陵上表曰竊聞淮南中霧眷求遺緒楚英流殛愛存坵墓並離結兩臣義開二主法雖事斷禮或情申伏見故賊劉誕稱戎犯節自貽逆命膏斧嬰戮在憲已彰但尋屬忝皇枝位叨列辟一以罪終魂骸莫赦

生均宗籍死同匹竪旅窆妻雛封樹不修今歲月愈邈
徂流疊往踐境興懷感事傷目陛下繼明升運咸與惟
新大德方臨哀矜未及夫欒布哭市義犯雷霆田叔鉗
赭志於夷戮況在天倫何獨無感伏願稽若前准降申
丹志乞薄改禴祔徵表窀穸則朽骨知榮窮泉識荷臨
紙哽慟辭不自宣詔曰征北表如此省以慨然誕及妻
女並可以庶人禮葬并置守衛太宗泰始四年又更改
葬祭以少牢

廬江王禕字休秀文帝第八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年十歲封東海王食邑二千戶二十六年以為侍中後軍將軍領石頭戍事遷冠軍將軍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散騎常侍領戍如故出為會稽太守將軍如故二十九年遷使持節都督廣交二州荆州之始興臨安二郡諸軍事車騎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元凶弑立進號安南將軍未之鎮世祖踐阼復為會稽太守加撫軍將軍明年徵為秘書監加散騎常侍尋出為撫軍將軍江州

刺史進號平南將軍置吏大明二年徵為散騎常侍中書令領驍騎將軍給鼓吹一部常侍如故又出為南豫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國子祭酒常侍如故五年詔曰昔韓衛異姓宗周之明憲三封殊級往晉之令典唯皇家創典盡弘斯義朕膺天命光宅四海思所以憲章前式崇建懿親永垂畫一著於甲令諸弟國封並可增益千户七年進司空常侍祭酒如故前廢帝即位加中書監太宗踐阼進太尉加侍中

中書監給班劒二十人改封廬江王太祖諸子褘尤凡劣諸兄弟蚩鄙之南平王鑠登薨鑠子敬淵婚褘往視之白世祖借伎世祖答曰婚禮不舉樂且敬淵等孤苦倍非宜也至是太宗與建安王休仁詔曰人既不比數西方公汝便爲諸王之長時褘住西州故謂之西方公也泰始五年河東柳欣慰謀反欲立褘褘與相訓和欣慰要結征北諮議參軍杜幼文左軍參軍宋祖珍前都令王隆伯等褘使左右徐虎兒以金合一枚餉幼文銅

鉢二枚餉祖珍隆伯幼文具奏其事上乃下詔曰昔周
室既感二叔流言漢祚方隆七蕃迷叛斯實事彰往代
難興自古雖聖賢御極寓内紓患太尉廬江王藉慶皇
枝蚤升寵樹幼無立德長缺修聲淡薄親情厚結行路
狎昵羣細疏遊人士自朕撥亂定宇受命應天實尚敦
睦克敦友于故崇殊爵超居上台而公常懷不平表於
事迹公若德深望重宜膺大統朕初平暴亂豈敢當壁
自然推符奉璽天祚有歸且朕雖居尊極不敢自恃宗

室之事無不諂公不虞志欲難滿安生窺怨積慝在衿遂謀社稷釁者四方遘禍兵斥畿甸搢紳憂惶親賢同憤唯公獨幸厥災深忭時難晝則從禽遊肆夜則縱酒絃歌側耳視險企賊休問司空休仁等並各令弟事兼家國摧鋒履險各伐一方蒙霜踐棘辛勤已甚況身被矢石否泰難虞悠悠之人尚有信分公未曾有一函之使遣半紙之書志棄五弟以餌讎賊自謂身非勳烈義不參謀必期凶逆道申以圖輔相及皇威既震羣凶肅

蕩九有同慶萬國含欣而公容氣更沮下帷晦迹每覘天察宿懷協左道呪詛禱請謹事邪巫常被髮跣足稽首北極遂圖畫朕躬勒以名字或加之矢刃或烹之鼎鑊公在江州得一漢女云知吉凶能行厭呪大設供養朝夕拜伏衣裝嚴整敬事如神令其呪詛孝武並及崇憲祈皇室危弱統天稱已巫稱神吉必得如願後事發覺委皐所生徽幸啟陋僅得自免近又有道士張寶為公見信事既彰露肆之於法公不知慙懼猶加營埋遣

左右二人主掌殯含顯行邪志罔顧吏司又挾閹豎陳道明交關不逞傳驛音意投金散寶以為信誓又使府史徐虎兒招引邊將要結禁旅規害台輔圖犯宮掖公受性不仁才非治用昔忝江州無稱被徵前莅會稽以皐左黜公稽古寡聞嚴而無理言不暢寒暑惠不及帷房朝野所輕搢紳同侮豈堪輔相之地寧任莅民之職非唯一朝有由來矣大明之世迄於永光公常留中未嘗外撫何以在今方起嫌怨公少即長人情無哀戚侍

拜長寧從祀宗廟顔無戚狀淚不垂臉兄弟長幼靡有
愛心昔因孝武御筵置酒心誠不著于時義陽念遇本
薄遭公此譖並被猜嫌朕當時狼狽不暇自理賴崇憲
太后譬解百端少蒙申亮得免殃責景和狂主醜毒橫
流初誅宰輔豺志方肩於建章宫台朕兄弟逼酒使醉
公因酒勢遂肆苦言云朕及休仁與太宰親數往必清
閑贈貺豐厚朕當時惶駭五内崩墜于其語次劣得小
止往又經在尋陽長公主第兄弟共集忽中坐忿怒厲

色見指以朕行止出入每不能固若得稱心規肆忿憾惟公此吉蚤欲見滅而天道愛善朕獲南面不長惡逆挫公毒心自大明積費國弊民凋加景和奢虐府藏罄盡朕在位甫爾卹義具瞻仍值終阻蜂起日耗萬金公卿庶民傾產歸獻積受台奉貲畜優廣朕踐阼之初公請故太宰東傳餘錢見入數百萬內不充養外不助國散賜諂諛徧惠趨隸推心考行事類斯比羣小交構遂生異圖籍籍之義轉盈民口公若地居衡寄任專八柄

德育於民勲高於物勢不自安於事為可公旣才均櫟
木牽以曲全因高無民得守虛静而坐作凶咎自闗深
釁由朕誠感無素爰至於此永尋多難惋慨實深凡人
所行各有本志朕博愛尚仁為日已久尚能含雖恕罪
著於觸事豈容於公不相隐忍但禍萌易漸去惡宜疾
負荷之重寧得坐觀且蔓草難除燎火須撲狡扇之徒
宜時誅翦已詔司戮肅正典刑公身居戚長情禮兼至
準之常科顧有惻怛宜少申國憲以弔不臧令以淮南

宣城歷陽三郡還立南豫州降公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削邑千户侍中王如故出鎮宣城上遣腹心楊運長領兵防衛同黨柳欣慰徐虎兒陳道明甯敬之閻丘邈之樊平祖孟敬祖並伏誅明年六月上又令有司奏禕忿懟有怨言請免官削爵土付宛陵縣獄依法窮治不許乃遣大鴻臚持節兼宗正為副奉詔責禕逼令自殺時年三十五即葬宣城子充明輔國將軍南彭城東莞二郡太守廢徙新安歙縣後廢帝即

位聽還京邑順帝昇明二年卒時年二十八無子

武昌王渾字休淵文帝第十子也元嘉二十四年年九歲封汝陰王食邑二千户為後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索虜南寇破汝陰郡徙渾為武昌王少而凶戾嘗出石頭怨左右人援防身刀斫之元凶弒立以為中書令山陵夕羸身露頭往散騎省戲因彎弓射通直郎周朗中其枕以為笑樂世祖即位授征虜將軍南彭城東海二郡太守出鎮京口孝建元年遷使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

州荆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雝州刺史将軍如故渾至鎮與左右人作文檄自號楚王號年為永光元年備置百官以為戲笑長史王翼之得其手迹封呈世祖上使有司奏免為庶人下太常絶其屬籍徙付始安郡上遣員外散騎侍郎戴明寶詰渾曰我與汝親則同氣義則君臣遣任西蕃以同磐石云何一旦反欲見圖文檄處分事迹炳然不忠不義乃可至此豈唯天道助順逆志難克如其凶圖獲逞天下誰當相容前事

不遠足爲鑑戒加以頻歲釁難非起外人唯應相與屬
精以固七百汝忽復構此良可悲惋國雖有典我亦何
忍極法好自將養以保松喬之壽逼令自殺即葬襄陽
時年十七大明四年聽還葬毋江太妃墓次太宗即位
追封爲武昌縣侯王翼之字季弼琅邪臨沂人晉黄門
侍郎徽之孫也官至御史中丞會稽太守廣州刺史謚
曰肅子
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海

陵王食邑二千户大明二年以為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北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進號左將軍增邑千户時司馬庾深之行府事休茂性急疾欲自專深之及主帥每禁之常懷忿怨左右張伯超至所親愛多罪過主帥常加呵責伯超懼罪謂休茂曰主帥密疏官罪過欲以啟聞如此恐無好休茂曰為何計伯超曰唯當殺行事及主帥且舉兵自衛此去都數千里縱大事不成不失入虜中為王

休茂從之夜挾伯超及左右黄靈期蔡捷世滕穆之王寳龍來承道彭叔兒魏公子陳伯兒張駟奴楊興劉保余雙等率夾轂隊於城內殺典籤楊慶出金城殺司馬庾深之典籤戴雙集徵兵衆建牙馳檄使佐吏上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黄鉞侍讀博士荀詵諫爭見殺伯超專任軍政殺害無已休茂左右曹萬期挺身斫休茂被創走見殺休茂出城行營諮議參軍沈暢之等率衆閉門拒之休茂馳還不得入義成太守薛繼考為

休茂盡力攻城殺傷甚衆暢之不能自固遂得入城斬暢之及同謀數十人其日參軍尹玄慶起義攻休茂生禽之將出中門斬首時年十七母妻皆自殺同黨悉伏誅城中擾亂無相統領時尚書右僕射劉秀之弟恭之為休茂中兵參軍衆共推行府州事繼考以兵脅恭之使作啟事云立義自乘驛還都上以為永嘉王子仁北中郎諮議參軍河南太守封冠軍縣侯食邑四百户尋事泄伏誅恭之坐繫尚方以玄慶為射聲校尉有司奏

絶休茂屬籍貶姓為留上不許即葬襄陽庾深之字彥
靜新野人也以事先朝見知元嘉二十九年自輔國長
史為長沙内史南郡王義宣為荆湘二州加深之寧朔
將軍督湘州七郡明年義宣為逆深之據巴陵拒之轉
休茂司馬見害之旦子孫亦死追贈深之冠軍將軍雍
州刺史荀銑員外散騎侍郎曹萬期始平太守
桂陽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也孝建三年年九歲封順
陽王食邑二千戶大明元年改封桂陽王為冠軍將軍

南彭城下邳太守三年出為江州刺史尋加征虜將軍邑千户入為秘書監領前軍將軍七年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前廢帝永光元年轉中護軍領崇憲衛尉太宗定亂以為使持節都督南徐徐南兖兖四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時薛安都據彭城反叛遣從子索兒南侵休範進據廣陵督北討諸軍事加南兖州刺史進征北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還京口觧兖州增邑二千户受五百户泰始五年徵為中書監中軍

將軍揚州刺史常侍如故明年出為使持節都督江郢司廣交五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湘州之始興四郡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尋加開府儀同三司未拜改授都督南徐徐南兖兖青冀六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南徐州刺史持節常侍開府如故未拜以驃騎大將軍還為江州進督越州諸軍事給三望車一乘太宗遺詔進位司空改常侍為侍中加班劍三十人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為諸兄所齒遇太宗常指左右人謂王

景文曰休範人才不及此以我弟故生便富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也及太宗晚年晋平王休祐以狼戾致禍建安王休仁以權逼不見容巴陵王休若素得人情又以此見害唯休範謹澁無才能不為物所向故得自保而常懷憂懼恒慮禍及及太宗晏駕主幼時艱素族當權近習秉政休範自謂宗戚莫二應居宰輔事既不至怨憤彌結招引勇士繕治器械行人經過尋陽者莫不降意折節重加問遺闕二字留則傾身接引厚相資給

於是遠近同應從者如歸朝廷知其有異志密相防禦雖未表形迹而釁難已成母荀太妃甍葬廬山以示不還之志解侍中時夏口闕鎮朝議以居尋陽上流欲樹置腹心重其兵力元嶶元年乃以第五皇弟晉熙王燮為郢州刺史長史王奐行府州事配以資力出鎮夏口慮為休範所撥留自太子洑去不過尋陽休範大怒欲舉兵襲朝廷密與典籤新蔡人許公輿謀之表治城池修起樓堞多解榜板擬以備用其年進位大尉明年五

月遂舉兵反虜發百姓船乘使軍隊稱力請受付以榜
觧板令手裝治二三日間便悉整辦率衆二萬鐵騎數
百疋發自尋陽晝夜取道書與袁粲褚淵劉秉曰夫治
政任賢宜親疎相輔得其經緯則結繩可及失其規矩
則危亡可期漢承戰國之餘傷周室衰殄立磐石之宗
而致七國之亂魏革漢典創於前失遂使諸王絶朝聘
之禮是以根疎葉枯政移異族令宗室衰微自昔未有
泰寧之世足以為譬孤子忝枝皇族預關興毀雖欲忘

言其可得乎高祖武皇帝升歒三光滌紛四表太祖文皇帝欽明冠古資乾承歴秉鉞西服鳴鑾東京搜賢選能納奇賞異孝武皇帝岐嶷天縱先機雷發陵波静亂宏業中興儲嗣不腆遂貽禍難於時建安王以家難頻遘宜立長主明皇帝恢朗淵懿仁潤含遠奉戴南面允合天人而太尉以年長居畀怨心形色柳欣慰等規行不軌事迹披猖驃騎以忤顔失旨應對不順在蕃刻削怨結人鬼先帝明於號令豈枉法為親二王之釁實自

由已但司徒巴陵王勞謙為國中流事難有不世之勲奉時如天事兄猶父非唯令友信為國器唐叔之忠而受管蔡之罪親戚哀憤行路嗟歎王地籍光潔德厭民望並無寸罪受斃讒邪先帝穆於友于留心親戚去昔事平之後面受詔誨禮則君臣樂則兄弟升級賜賞動不移年撫慰孜孜恒如不足豈容一旦鬩牆致此禍害良有由也先帝寢疾彌年體疲膳少雖神照無虧而慮有失德補闕拾遺責在左右於時出入卧内唯有運長

道隆羣細無狀因疾遘禍見上不和知無瘳拯慮晏駕之日長王作輔奪其寵柄不得自專是以內假帝吉外託朝議諛辭詭貌萬類千端升進姦回屠斥賢哲外矯天則內誣人鬼是以星紀違常彛望失度昔魏顆擇命春秋美之秦穆殉良詩有明刺臣子之節得失必書不及匡諫猶以為罪交閗蒼蠅驅扇禍戮爵以貨重才由貧輕先帝舊人無罪黜落薦致鄉親徧布朝省諂諛親狎者飛榮玉除靜立貞粹者柴門生草事先闕已雖非

必行若不諮詢雖是必抑海內遠近人誰不知未鮮執事不加斧鉞遂致先帝有殺弟之名醜聲遺於君父格以古義豈得爲忠先帝崩殂若無天地理痛常情便應赴泣但兄弟枉酷已陷讒細孤孑已下復觸姦機是以望陵墳而摧裂想鑾旂而抽慟雖復才違寄寵而地屬負荷顧命之辰曾不見及分崩之際詔出兩臨天誘其衷得居乎外若受制羣邪則玉石同碎矣以宇宙之基一旦受制畀瑣劉氏家國使小人處分終古以來未有

斯酷昔石顯曹節方今為優而望之仲舉由以致弊至於遭逢醜慝豈有古今者乎諸賢冑籍冠冕世歷忠貞位非恩樹勲豈寵結憂國勤王社稷之鎮豈可含縱讒凶坐觀傾覆自惟宋室未殞得以推移者正内賴諸賢防勒姦軌外有孫子跨據中流而人非金石何能支久走一虧落則本根莫庇當今主上冲幼宜明典章征虜之鎮不見慰省逆旅往來尚有顧眄骨肉何雠逼使離隔禽獸之心横生疑貳經由此者每加約截同惡相求

有若市賈以孤子知其情狀恒恐以此乘之鉗勒州郡過見防禦近遣西南二使統内宣傳不容恐懼即遣啟并有别書若以孤子有過便應鳴鼓見伐如其不爾宜令各有所歸與殺不辜憲有常辟三公之使無罪而斬鄙雖不肖天子之季父畢小主者敢不如是乎孤子承奉令上如事先朝夙宵恭謹散心雲日晦望表驛相從江衢有何虧違頓至於此既已甘心其可再乎如往來所説以孤子納士為尤此輩懼其身罪豈為國計在昔

四豪列國公子猶博引廣納門客三千況孤子位居畀司捍衛畿甸且令與昔異感所知也狡虜陵掠江淮侵逼主上年穉宗室衰微邪僭用命親賢結舌疆埸嬰塗炭之苦征夫有勤役之勞瓜時不代齊猶致禍況長淮戍卒歷年怨思不務拓遠强邊而先事國君親戚以此求心何事非亂又以繕治盆壘復致罥聲自晉宋之災積貯百萬孤子到鎮曾不數千里且修城池整郭邑為治常理復何足致嫌邪若以中流清蕩則任農夫不應

實力强兵作鎮姑孰俱防寇害豈得獨嫌於此昔成王之明而爲流言致惑若使金縢不開則周公無以自保樂毅歸趙不忍謀燕況孤子禮則君臣恩猶父子者乎所以枕戈泣血秖以兄弟之讐爾覬其不逞之意豈可限量設使遂其虐志諸君欲安坐得乎脣亡齒寒理不難見桂蠹必除人邪必翦枉突徙薪何勞多力望便執錄二豎以謝寃魂則先帝不失順悌之名宋世無枉筆之史此州地居形要路枕九江控弦跨馬越闗而至重

氣輕死排斂競出練甲照水總戈成林剽此纖隸何患不克但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欲使薰猶內辨晉陽外息爾功有所歸不亦可乎便當投命有司謝罪天闕同奉溫清齊心庶事伊霍之任非君而誰周邵之職頗以自許左提右挈無愧古人昔平勃剛斷産祿受誅張溫趑趄文臺扼腕事之樞機得失俄頃往車今轍庶無惑焉近持此意申沈攸之其憒難不解諸王致此既知禍原銳然奮發蓄兵厲卒以俟同舉張興世發郡日受

制凶黨揚飇直逝遂不見遇孤子近遣信申述姦禍方大惆惋追恨前迷比者信使每申勤款王奐佐郢兵權在握厥督屠枉朝野嗟痛猶父之怨寧可與之比肩孤子此舉增其忼慨義之所勸其應猶響諸君或未得此意故先告懐徙倚一隅遲及委問孤子哀疾迍毁窮盡無日庶覬史䲭死不忘本臨紙荒哽言不詮第大雷戍主杜道欣馳下告變道欣至一宿休範已至新林朝廷震動平南將軍齊王出次新亭壘領軍將軍劉勔前究

州刺史沈懷明據石頭征北將軍張永屯白下衛將軍
袁粲中軍褚淵尚書左僕射劉秉等入衛殿省時事起
倉卒不暇得更處分開南北二武庫隨將士意取休範
於新林步上及新亭壘自臨城南於臨滄關上以數十
人自衛屯騎校尉黃回見其可乘乃偽往請降並宣齊
王意告休範大悅以二子德宣德嗣付回與為質至即
斬之回與越騎校尉張敬兒直前斬休範首持還左右
並奔散初休範自新林分遣同黨杜耳丁文豪杜墨蠡

等直向朱雀門休範雖死墨蠡等不相知聞王道隆率羽林兵在朱雀門內聞賊至急召劉勔勔自石頭來赴仍進桁南戰敗死之墨蠡等乘勝直入朱雀門王道隆為亂兵所殺墨蠡等唱云太尉至休範之死也齊王遣隊士陳靈寶齎首詣臺道逢賊棄首於水挺身得達雖唱云已平而無以為據衆愈疑惑張永棄衆於白下沈懷明於石頭奔散撫軍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墨蠡逕至杜姥宅中書舍人孫千齡開闕明門出降宮省恇擾

無復固志時庫藏賞賜已盡皇太后太妃剔取宮内金銀器物以充用羽林監陳顯達率所領於杜姥宅與墨蠡戰破之至宣陽御道諸賊一時奔散斬墨蠡文豪及同黨姜伯玉柳仲虔任天助等許公輿走還新茶村民斬送之晉熙王燮自夏口遣軍平尋陽德嗣弟青牛智藏並伏誅詔建康秣陵二縣收斂諸軍死者並殺賊屍並加藏埋

史臣曰語有之投鼠而忌器信矣阮佃夫王道隆專用

主命臣行君道識義之徒咸思戮以馬劍休範馳兵象魏矢及君屋忠臣義士莫不銜膽爭先夫以邪附君猶或自免況於仗正順以爭主哉

宋書卷七十九

宋書卷七十九考證

竟陵王誕傳誕又遣一百人出東門攻劉道隆營○劉道隆監本誤作劉道産臣承蒼按劉道産卒於元嘉十九年今定作劉道隆是時道隆為徐州刺史率兵未會事見本傳之前

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髪為䂍𣰨既覺已失髻矣○南史䂍作稍𣰨作毦臣承蒼按毦羽毛飾也三國志劉先主性好結毦時有人送犛牛尾手自結

之從稍毦爲是

廬江王禕傳前鄴令王隆伯○鄴監本訛郡今改正

宋書卷七十九考證

宋書卷八十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四十

孝武十四王

孝武帝二十八男文穆皇后生廢帝子業豫章王子尚陳淑媛生晉安王子勛阮容華生安陸王子綏徐昭容生皇子子深何淑儀生松滋侯子房史昭華生臨海王

子項殷貴妃生始平孝敬王子鸞次永嘉王子仁與皇子子深同生何婕妤生皇子子鳳謝昭容生始安王子真江婕妤生皇子子玄史昭儀生邵陵王子元次齊敬王子羽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江美人生皇子子衡楊婕妤生淮南王子孟次皇子子況與皇子子玄同生次南平王子産與永嘉王子仁同生次晉陵孝王子雲次皇子子文並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次廬陵王子輿與淮南王子孟同生次南海哀王子師與始平孝敬

王子鸞同生淮陽思王子霄與皇子子玄同生次皇子子雍與始安王子真同生次皇子子趨與皇子子鳳同生次皇子子期與皇子子衡同生次東平王子嗣與始安王子真同生杜容華生皇子子悦安陸王子綏南平王子産廬陵王子輿並出繼皇子子深子鳳子玄子衡子況子文子雍未封早夭子趨子期子悦未封為明帝所殺

豫章王子尚字孝師孝武帝第二子也孝建三年年六

歳封西陽王食邑二千户仍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
北中郎將南兖州刺史其年遷揚州刺史大明二年加
撫軍將軍三年分浙江西立王畿以浙江東爲揚州命
王子尚都督揚州江州之鄱陽晉安建安三郡諸軍事
揚州刺史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五年改封豫章王户
邑如先領會稽太守七年加使持節進號車騎將軍其
年又加散騎常侍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東土大旱
鄞縣多曖田世祖使子尚上表至鄞縣勸農又立左學

召生徒置儒林祭酒一人學生師敬位比州治中文學祭酒一人比西曹勸學從事二人比祭酒從事前廢帝即位罷王畿復舊徵子尚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領尚書令解督東揚州餘如故初孝建中世祖以子尚太子母弟上甚留心後新安王子鸞以母幸見愛子尚之寵稍衰既長人才凡劣凶慝有廢帝風太宗殞廢帝稱太皇后令曰子尚頑凶極悖行乖天理楚玉婬亂縱慝義絶人經並可於第賜盡子尚時年十六楚玉山陰公

主也廢帝改封為會稽郡長公主食湯沐邑二千户給鼓吹一部加班劒二十人未及拜受而廢帝敗楚玉肆情淫縱以尚書吏部郎褚淵貌美請自侍十日廢帝許之淵雖承旨而行以死自固楚玉不能制也

晉安王子勛字孝德孝武帝第三子也大明四年年五歲封晉安王食邑二千户仍都督南兖州徐州之東海諸軍事征虜將軍南兖州刺史七年改督江州南豫州之晉熙新蔡郢州之西陽三郡諸軍事前將軍江州刺

史八年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鎮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未拜而世祖崩以鎮軍將軍還為江州本官如故眼患風為世祖所不愛景和元年加使持節時廢帝狂凶多所誅害前撫軍諮議參軍何邁少好武頗招集才力之士邁先尚太祖女新蔡公主帝詐云主薨殺宮人代之顯加殯葬而納主於後宮深忌邁邁慮禍及謀因帝出行為變迎立子勛事泄帝自率宿衛兵誅邁使八座奏子勛與

邁通謀又手詔子勛曰何邁殺我立汝汝自計孰若孝武邪可自為其所遣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至盆口停不進遣信使報長史鄧琬琬等因奉子勛起兵以廢立為名太宗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琬等不受命傳檄京邑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奉子勛為帝即僞位於尋陽城年號義嘉元年備置百官四方並響應威震天下是歲四方貢計並詣尋陽遣左衛將軍孫沖之等下據赭圻又遣豫州刺史劉胡率大

衆來屯鵲尾又遣安北將軍袁顗總統衆軍壘軍屯據錢谿斷顗等糧援胡遣將攻之大敗於是焚營遁走顗聞胡去亦棄衆南奔沈攸之諸軍至尋陽誅子勛及其母同逆皆夷滅子勛死時年十一即葬尋陽廬山

松滋侯子房字孝良孝武帝第六子也大明四年年五歲封尋陽王食邑二千户仍為冠軍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五年遷豫州刺史將軍淮南太守如故六年改領宣城太守七年進號右將軍鮮宣城餘如故前廢帝

永光元年遷東揚州刺史將軍如故景和元年罷東陽州子房以本號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會稽太守太宗即位改督為都督進號安東將軍太守如故又徵為撫軍領太常長史孔顗不受命舉兵反應晉安王子勛即偽位進子房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三吳晉陵竝受命於顗太宗遣衛將軍巴陵王休若督諸將吳喜等東討戰無不捷以次平定上虞令王晏起兵殺顗囚子房送還京都上宥之貶為松滋縣侯

食邑千户司徒建安王休仁以子房兄弟終為禍難勸
上除之乃下詔曰不虞之釁著自終古情為法屈聖達
是遵朕埽穢定傾再全寳業遠惟鴻基猥當負荷思宏
治道務盡敦睦而妖豎遘扇妄造異圖自西南阻兵東
夏侵斥都邸羣凶密相唇齒路休之兄弟專作謀主規
興禍亂令舍人嚴龍覘覦宮省以羽林出討宿衛單罄
候隙伺間將謀竊發劉祇在蕃規相應援通言北寇引
令過淮頃休範濟江潛欲拒捍賴卜祚靈長姦回弗逞

陰慝已露宜盡憲辟寘以方難未夷曲加遵養今王化帖泰宜辨忠邪涓流不壅燎火難滅便可委之有司肅正刑典松滋侯子房等淪陷逆徒協同醜悖遂與籛帥羣小潛通南釁連結祗等還圖朕躬雖咎戾已彰在法無宥猶子之情良所未忍可廢為庶人徙付遠郡於是並殺之子房時年十一路休之等以崇憲太后既崩自慮將來不立不自安劉祗在南兗州有志為逆嚴龍太祖元嘉中已為中書舍人南臺御史世祖又以為舍人

甚見委信景和泰始之際至越騎校尉右軍將軍至是

懐異端故及於誅

臨海王子頊字孝列孝武帝第七子也大明四年年五

歲封歷陽王食邑二千户仍為冠軍將軍吳興太守五

年改封臨海王户邑如先其年遷使持節都督廣交二

州湘州之始興始安臨賀三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平越

中郎將廣州刺史未之鎮徙荊州刺史將軍如故八年

進號前將軍前廢帝即位以本號都督荊湘雍益梁寧

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刺史如故明帝即位解督雍州以為鎮軍將軍丹陽尹尋留本任進督雍州又進號平西將軍長史孔道存不受命舉兵反以應晉安王子勛子勛即偽位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誰尾奔敗吳喜張興世等軍至子頊賜死時年十一葬巴陵

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羽孝武帝第八子也大明四年年五歲封襄陽王食邑二千戶仍為東中郎將吳郡太守其年改封新安王戶邑如先五年遷北中郎將南徐

州刺史領南琅邪太守毋殷淑儀寵傾後宫子鸞愛冠諸子凡為上所眄遇者莫不入子鸞之府國及為南徐州又割吴都以屬之六年丁毋憂追進淑儀為貴妃班亞皇后謚曰宣葬給輼輬車虎賁班劒鑾輅九旒黄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上自臨南掖門臨過喪車悲不自勝左右莫不感動上痛愛不已擬漢武李夫人賦其詞曰朕以亡事棄日閲覽前王詞苑見李夫人賦悽其有懐亦以嗟詠久之因感而會焉巡靈周之殘冊畧鴻

漢之遺篆弔新宮之奄映喭壁臺之蕪踐賦流波以謡思詔河濟以崇典雖媛德之有載竟滞悲其何遣訪物運之榮落訊雲霞之舒卷念桂枝之秋賈惜瑶華之春翦桂枝折兮沿崴傾瑶華碎兮思聨情彤殿閉兮素塵積翠圯蕪兮紫苔生寶羅暍兮春幌垂珍簟空兮夏幬扃秋臺惻兮碧煙凝冬宫冽兮朱火清流律有終深心無歇徙倚雲日裵回風月思玉步於鳳墀想金聲於鸞闕埍方池而飛傷損園淵而流咽 端蚤朝之晨罷泛輦

路之晚清轥南陸蹕閶闔轢北津警承明面縞館之酸

素造松帳之蔥青俛衆胥而慟興撫藐女而悲生雖哀

終其已切將何慰於爾靈存飛縈於景路没申藻於服

車垂䄙旒於昭術竦鸞紛於清都朝有儷於徽凖禮無

替於粹圖閟瑶光之密陛宫虚梁之餘陰俟玉羊之晨

照正金雞之夕臨升雲轝以引思鏘鴻鍾以節音文七

星於霜野旗二燿於寒林中雲枝之夭秀寓坎泉之曽

岑屈封嬴之自古申反周乎在今遣雙靈兮達孝思附

孤魂兮展慈心伊鞠報之必至諒顯晦之同深子棄西楚之齊化畧東門之遥稔淪漣兩拍之傷奄抑七萃之箴又諷有司曰典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檀弓云舜葬蒼梧云二妃不從婚義云后立六宮有三夫人然則三妃則三夫人也后之有三妃猶天子之有三公也按周禮三公八命諸侯七命三公既尊於列國諸侯三妃亦貴於庶邦夫人據春秋傳仲子非魯惠公之元嫡尚得考彼別宮今貴妃蓋天秩之崇班理應剏立新廟尚書

左丞徐爰之又議宣貴妃既加殊命禮絶五宫考之古典顯有成據廟堂克構宜選將作大匠卿葬畢詔子鸞攝職以本官兼司徒進號撫軍司徒給皷吹一部禮儀並依正公又加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八年加中書令領司徒前廢帝即位解中書令領司徒加持節之鎮帝素疾子鸞有寵既誅羣公乃遣使賜死時年十歲子鸞臨死謂左右曰願身不復生王家同生弟妹並死仍葬京口太宗即位詔曰夫紓寃申痛雖往必追緣情惻愛感

事彌遠故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撫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夙表成器蚤延殊寵方樹美業克光蕃維而凶心肆忌奄羅橫禍興言永傷有兼常懷宜於天秀以雪沈魂可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司徒南徐州刺史王如故第十二皇女第二皇子子師俱嬰謬酷有增酸悼皇女可贈縣公主子師復先封為南海王並加徽謚又曰哀枉追遠仁道所弘興滅繼絶盛典斯貴朕務古思治恩禮必敷異族猶敦況

在近戚故新除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司徒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年雖沖弱性識早茂鍾慈世祖冠寵列蕃值景和凶虐橫羅酷禍國胤無主宼祀莫寄尋念痛悼夙軫于懷可以建平王景素息延年為嗣追改子鸞封為始平王食邑千戶改葬秣陵縣龍山延年字德沖泰始四年薨時年四歲謚曰沖王明年復以長沙王纂子延之為始平王紹子鸞後順帝昇明三年薨國除

永嘉王子仁字孝和孝武帝第九子也大明五年年五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北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封永嘉王食邑二千户仍遷東中郎將吳郡太守六年又遷丹陽尹七年兼衛尉前廢帝即位加征虜將軍領衛尉丹陽尹如故尋出為左將軍南兖州刺史景和元年遷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泰始元年又遷中軍將軍領太常未拜徙護軍將軍四方平定以為使持節都督湘廣交三州諸軍事平南

將軍湘州刺史太宗遣主書趙扶公宣旨於子仁曰汝一家門戶不建幾覆社稷天未亡宋景命集我上流迷愚相扇四海同惡若非我修德御天下三祖基業一朝墜地汝輩便應淪於異族之手我昔兄弟近二十人零落相繼存者無幾唯司徒年長令德作輔皇家門戶所憑唯我與司徒二人而已尚未能厭百姓姦心餘諸王亦未堪贊治我惟有太子一人司徒世子年又幼弱桂陽巴陵並未有繼體正賴汝輩兄弟相倚為彊庶使天

下不敢闚覘王室汝輩始十餘歲裁知俛仰當今諸舍細弱殆不免人輕陵若非我為主劉氏不辨今日沒諸兄弟沖眇為羣凶所逼誤遂與百姓還圖骨肉於汝在心不得無媿即日四海就寧恩化方始方今處汝湘州汝年漸長足知善惡當每思刻厲奉朝廷為心爵秩自然與年俱進我垂猶子之情著於萬物汝亦當知好憶我敕旨時司徒建安王休仁南討猶未還既還白上以將來非社稷計宜並為之所未拜賜死時年十歲

始安王子真字孝貞孝武帝第十一子大明五年年五歲封始安王食邑二千户仍為輔國將軍吳興太守七年遷使持節監廣交二州始興始安臨賀三郡諸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將軍如故不之鎮遷征虜將軍南彭城太守領石頭戍事景和元年為丹陽尹將軍如故尋復為南兗州刺史將軍如故泰始二年遷左將軍丹陽尹未拜賜死時年十歲

邵陵王子元字孝善孝武帝第十三子也大明六年年

五歲封邵陵王食邑二千户八年以為度支校尉秦南沛二郡太守仍為冠軍將軍南琅邪泰山二郡太守景和元年出為湘州刺史將軍如故未之鎮至尋陽值晉安王子勛為逆留不之鎮進號撫軍將軍事平賜死時年九歲

齊敬王子羽字孝英孝武帝第十四子也大明二年生三年卒追加封謚

淮南王子孟字孝光孝武帝第十六子也大明七年年

五歲封淮南王食邑二千戶時世祖改豫州之南梁郡為淮南國罷南豫州之淮南郡并宣城前廢帝即位二郡並復舊子孟仍國名度食淮南郡景和元年為冠軍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泰始二年改封安成王戶邑如先未拜賜死時年八歲

晉陵孝王子雲字孝舉孝武帝第十九子也大明六年年四歲封晉陵王食邑二千戶未拜其年薨

南海哀王子師字孝友孝武帝第二十二子也大明七

年年四歲封南海王食邑二千戶未拜景和元年爲前廢帝所害時年六歲太宗即位追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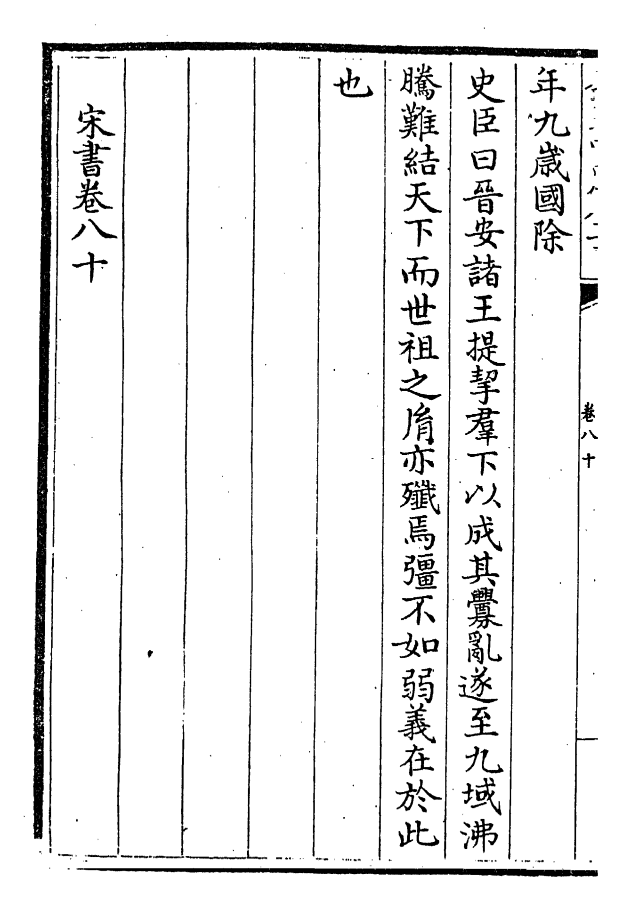
淮陽思王子霄字孝雲孝武帝第二十三子也大明五年生八年薨追加封謚

東平王子嗣字孝叔孝武帝第二十七子也大明七年生仍封東平王食邑二千戶繼東平沖王休倩休倩母顏性理嚴酷泰始二年子嗣所生母景寧園昭容謝上表曰故東平沖王休倩託荄璿極岐嶷夙表降年弗永

遺脩莫傳孝武皇帝敕妾子臣子嗣出繼爲後既承國祀方奉烝嘗庶覃遐慶式延于遠而妾顔訓養非愍撫導乖理情闕引進義違負螟昔世祖平日詭申慈愛崩背未幾真性便發猶逼畏崇憲少欲藏掩自兹以後專縱嚴酷寔顯布宗戚宣灼宫闈用傷人倫爰惻行路妾天屬寘至感切實深伏願乾渥廣臨曲垂照賜復改命還依本屬則妾母子雖隕之辰猶生之年許之其年賜死時年四歲

武陵王贊字仲數明帝第九子也泰始六年生其年詔曰世祖孝武皇帝雖恃尊隮惠勳狹政弛樂飲無饜事因於寧泰任威縱費義緣於務寡故以積怨動天流殃胤嗣景和肇釁義嘉成禍世祖繼體陷憲無遺昔皇家中圮含生懼滅賴英孝感奮掃雪寃恥勳纘墜歷拯茲窮泯繼絶追遠禮訓攸尚況既帝且兄而缺斯典今以第九子智隨奉世祖為子武陵郡大明之世事均代邦可封智隨武陵王食邑五千戶尋世祖一門女累不少

既無釐總義須防閑諸侯雖不得祖稱天子而事有一家之切且歸寧有所疹疾相營得失是任閨房有禀朕應天在位恩深九族庶此足申追睦之懷敷愛之旨後廢帝元徽四年出為使持節督南徐兗青冀五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順帝昇明元年遷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前將軍郢州刺史二年為沈攸之所圍徙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持節如故攸之平乃之鎮其年薨時



年九歲國除

史臣曰晉安諸王提挈羣下以成其釁亂遂至九域沸騰難結天下而世祖之胤亦殲焉彊不如弱義在於此也

宋書卷八十

宋書卷八十考證

豫章王子尚傳孝建三年年六歲封西陽王○三年南史作二年

始平孝敬王子鸞傳檀弓云舜葬蒼梧云二妃不從○南本梧下無云字又二作三

史臣論彊不如弱○如監本誤知今從南史

宋書卷八十考證

宋書卷八十一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四十一

劉秀之 顧琛 顧覬之

劉秀之字道寶東莞莒人司徒劉穆之從兄子也世居京口祖爽尚書都官郎山陰令父仲道高祖克京城以補建武參軍與孟昶留守事定以為餘姚令卒官秀之

少孤貧有志操十許歲時與諸兒戲於前渚忽有大虵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衆並異焉東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兄欽之為朱齡石右軍參軍隨齡石敗没秀之哀戚不歡宴者十年景平二年除駙馬都尉奉朝請家貧求為廣陵郡丞仍除撫軍江夏王義恭平北彭城王義康行參軍出為無錫陽羨烏程令竝著能名元嘉十六年遷建康令除尚書中兵郎重除建康性纖密善糾摘微隱政甚有聲吏部尚書沈演

之每稱之於太祖世祖鎮襄陽以為撫軍録事參軍襄陽令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頃堰久決壞公私廢業世祖遣秀之修復雍部由是大豐改領廣平太守二十五年除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寧遠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時漢川飢儉境内騷然秀之善於為政躬自儉約先是漢川悉以絹為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至今受其利二十七年大舉北伐遣輔國將軍楊文德巴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受秀之節度震蕩汧隴秀

之遣建武將軍錫千秋二千人向子午谷南口府司馬竺宗之三千人向駱谷南口威遠將軍梁尋千人向斜谷南口氐賊楊高為寇秀之討之斬高兄弟元凶弑逆秀之聞問即日起兵求率衆赴襄陽司空南譙王義宣不許事寧遷使持節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寧朔將軍益州刺史折留俸祿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此外蕭然梁益二州土境豐富前後刺史莫不營聚蓄多者致萬金所攜賔寮並京邑貧士出為郡縣皆以苟得自資秀

之為治整肅以身率下遠近安悦焉南譙王義宣據荆州為逆遣參軍王曜徵兵於秀之秀之即日斬曜戒嚴遣中兵參軍韋山松萬人襲江陵出峽竺超民遣將席天生逆之山松一戰即梟其首進至江陵為魯爽所敗山松見殺其年進號征虜將軍改督為監持節刺史如故以起義功封康樂縣侯食邑六百户明年遷監郢州諸軍事郢州刺史將軍如故未就大明元年徵為右衛將軍明年遷丹陽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為丹陽與子

弟於廳事上飲宴秀之亦與焉廳事柱有一穿秀之謂子弟及秀之曰汝等試以栗遥擲此柱若能入穿後必得此郡秀之諸子並不能中唯秀之獨入焉時賒市百姓物不還錢市道嗟怨秀之以為非宜陳之甚切雖納其言竟不從用廣陵王誕為逆秀之入守東城其年遷尚書右僕射四年改定制令疑民殺長史科議者謂值赦宜加徙送秀之以為律文雖不顯民殺官長之旨若值赦但止徙送便與悠悠殺人曽無一異民敬官長比

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長付尚方窮其天命家
口令補兵從之明年領太子右衛率五年雍州刺史海
陵王休茂反為土人所誅遣秀之以本官慰勞分别善
惡事畢還都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
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寧蠻校尉
雍州刺史上車駕幸新亭視秀之發引將徵為左僕射
事未行八年卒時年六十八上甚痛惜之詔曰秀之識
局明遠才應通暢誠著蕃朝績宣累嶽往歲逆臣交搆

首義萬里及職司端尹贊戎兩宫嘉謀徽譽寔彰朝野漢南法繁民嗛屬佇良牧故暫輟心膂外弘風規出未踰朞德庇西服詳考古烈旅觀終始淳心忠槩無以尚玆方式亮皇猷入衛根本奄至薨逝震慟于朕心生榮之典未窮寵數哀終之禮宜盡崇飾兼履謙守約封社弗廣興言悼往益增痛恨可贈侍中司空持節都督刺史校尉如故并增封邑為千户謚為忠成公秀之野率無風采而心力堅正上以其莅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

二十萬布三百匹子景遠嗣官至前軍將軍景遠卒子

儁齊受禪國除秀之弟粹之晉陵太守

顧琛字弘瑋吳郡吳人也曾祖和晉司空祖履之父悏

並為司徒左西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州從事駙馬

都尉奉朝請少帝景平中太皇太后崩除大匠丞彭城

王義康右軍驃騎參軍晉陵令司徒參軍尚書庫部郎

本邑中正元嘉七年太祖遣到彦之經畧河南大敗悉

委棄兵甲武庫為之空虛後太祖宴會有荒外歸化人

在坐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荅有十萬人仗舊武庫仗祕不言多少上既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上甚喜尚書寺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碩頭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而與碩頭同席坐明年坐遣出免中正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則遣出遣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琛仍為彭城王義康所請補司徒錄事參軍山陰令復為司徒錄事還少府十五年出為義興太守初義康請琛入府

欲委以腹心琛不能承事劉湛故尋見斥外十九年從

東陽太守欲使琛防守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固辭忤旨

廢黜還家積年二十七年索虜南至瓜步權假琛建威

將軍尋除東海王禕冠軍司馬行會稽郡事隨王誕代

禕復爲誕安東司馬元凶弑立分會稽五郡置會州以

誕爲刺史即琛爲會稽太守加五品將軍置將佐誕起

義加冠軍將軍事平還吳興太守孝建元年徵爲五兵

尚書未拜復爲寧朔將軍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

縣五等侯大明元年吳縣令張闓坐居母喪無禮下廷尉錢唐令沈文秀判劾違謬應坐被彈琛宣言於衆闓被劾之始屢相申明又云當啓文秀留縣世祖聞之大怒謂琛賣惡歸上免官琛母老仍停家琛及前西陽太守張牧並司空竟陵王誕故佐誕待琛等素厚三年誕據廣陵反遣客陸延稔齎書板琛為征南將軍牧為安東將軍琛子前尚書郎寶素為諮議參軍寶素弟前司空參軍寶先為從事中郎牧兄前吳郡丞濟為冠軍將

軍從弟前司空主簿晏爲諮議參軍時世祖以琛素結
事誕或有異志遣使就吳郡太守王曇生誅琛父子會
延稔先至琛等即執斬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啓世祖曰
劉誕猖狂遂構釁逆凡在含齒莫不駭惋臣等預荷國
恩特百常憤忽以今月二十四日中獲賊誕疏欲見邀
誘臣即共執録僞使并得誕與撫軍長史沈懷文揚州
別駕孔道存撫軍中兵參軍孔璪前司兵參軍孔桓之
前司空主簿張晏書具列本郡太守王曇生臣即日便

應星馳歸骨埜轂臣母年老身在侍養輙遣息寶素寶先東骸詣闕世祖所遣誅琛使其日亦至僅而獲免上嘉之名琛出以為西陽王子尚撫軍司馬牧為撫軍中兵參軍琛母孔氏時年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廞於吳中為亂以女為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為官屬以孔氏為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飢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得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為名焉琛仍為吳興太守明年坐郡民多翦錢及盜鑄免官六年起為

大司農都官尚書新安王子鸞北中郎司馬東海太守
行南徐州事隨府轉撫軍司馬太守如故前廢帝即位
復為吳郡太守太宗泰始初與四方同反兵敗奉母奔
會稽臺軍既至歸降寶素與琛相失自殺琛尋丁母憂
服闋起為員外常侍中散大夫後廢帝元徽三年卒時
年八十六寶先大明中為尚書水部郎先是琛為左丞
荀萬秋所劾及寶先為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拜世祖
詔曰敕違糾慢憲司之職若理有不公自當更有釐正

而自頃刻無輕重輒致私絶此風難長主者嚴爲其科寶先葢依附世准不足問先是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淵之及琛吳音不變淵之字思玄吳興烏程人也太祖從高祖北伐留彭城爲冠軍將軍徐州刺史淵之爲長史太祖即位以舊恩歷顯官侍中都官尚書吳郡太守卒於太常追贈光禄大夫顧覬之字偉仁吳郡吳人也高祖謙字公讓晉平原内史陸機姊夫祖崇大司農父黄老司徒左西掾覬之初

為郡主簿謝晦為荆州以為南蠻功曹仍為晦衛軍參軍晦愛其雅素深相知待王弘辟為揚州主簿仍為弘衛軍參軍鹽官令衡陽王義季右軍主簿尚書都官郎護軍司馬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秉權殷劉之隙已著覬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事乃辭脚疾自免歸在家每夜常於牀上行脚家人竊異之而莫曉其意後義康徙廢朝廷多以異同受禍復為東遷山陰令山陰民户三萬海内劇邑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覬之理

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為山陰務簡而績修莫能尚也還為揚州治中從事史廣陵王誕廬陵王紹北中郎左司馬揚州別駕從事史尚書吏部郎嘗於太祖坐論江左人物言及顧榮袁淑謂覬之曰卿南人怯懦豈辦作賊覬之正色曰卿乃以忠義笑人淑有愧色元凶弑立朝士無不移任唯覬之不徙官世祖即位遷御史中丞孝建元年出為義陽王昶東中郎長史寧朔將軍行會稽郡事尋徵為右衛將軍領本

邑中正明年出為湘州刺史善於莅民治甚有績大明元年徵守度支尚書領本州中正二年轉吏部尚書四年致仕不許時沛郡相縣唐賜往比邨朱起母彭家飲酒還因得病吐蠱蟲十餘枚臨死語妻張死後刳腹出病後張手自破視五藏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刳剖賜子副又不禁駐事起赦前法不能決律傷死人四歲刑妻傷夫五歲刑子不孝父母棄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思議賜妻痛往遵言兒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存忍害

謂宜哀矜覬之議曰法移路尸猶為不道況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通小情當以大理為斷謂副為不孝張同不道詔如覬之議加左軍將軍出為吳郡太守八年復為吏部尚書加給事中未拜欲以為會稽不果還為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而覬之未嘗降意左光禄大夫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覬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及世祖晏駕法興遂以覬之為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太宗泰

始初四方同反覬之家尋陽尋陽王子房加以位號覬之不受曰禮年六十不服戎以其筋力衰謝非復軍旅之日況年將八十殘生無幾守盡家門不敢聞命孔覬等不能奪時普天叛逆莫或自免唯覬之心迹清全獨無所與太宗甚嘉之東土既平以為左將軍吳郡太守加散騎常侍泰始二年復為湘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三年卒時年七十六追贈鎮軍將軍常侍刺史如故謚曰簡子覬之家門雍睦為州鄉所重五子約緝綽縝緄

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覬之每禁之不能止及後為吳郡誘綽曰我常不許汝出責定思貧薄亦不可居民間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為汝督之將來豈可得凡諸券書皆何在綽大喜悉出諸文券一大廚與覬之覬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責皆不須還凡券書悉燒之矣綽懊歎彌日覬之常謂秉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求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

定命論其辭曰仲尼云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丘明又稱天之所支不可壞天之所壞不可支卜商亦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軻則以不遇魯侯為辭斯則運命奇偶生數離合有自来矣馬遷劉向楊雄班固之徒著書立言咸以為首世之論者多有不同嘗試申之曰夫生之資氣清濁異原命之稟數盈虛乖致是以心貌詭貿性運舛殊故有邪正昏明之差修夭榮枯之序皆理定於萬古之前事徵於千代之外沖神寂鑒一以

貫之至乃卜相末技巫史賤術猶能豫題興亡逆表成敗禍福指期識照不能從吉凶素著威衛不能防若夏氓宅生於帝宫豈蠲殘傷之祟漢臣衍貨於天府寧免餧餒之魂且又善惡之理雖詳而禍福之驗常昧逆順之體誠分而吉凶之効常隱智絡天地猶罹沈痛之災明照日月必嬰深匡之難增信積德離患於長飢席義枕仁徼禍於促算何則理運茍其必至聖明其猶病諸况乃蕞迹流惑之徒投心顓蒙之域而欲役慮以揣利

害策情以竿窮通其爲重傷豈不惑甚是以通人君子
閑泰其神沖緩其度不矯俗以延聲不依世以期榮審
乎無假自求多福榮辱修夭夫何爲哉問曰夫書稱惠
廸貽吉易載履信逢祐前哲餘議亦以將迎有會淪塞
無兆宣攝有方夭閼無命善游銷魂於深梁工騎燼生
於曠野明珠招駭於闇至蟠木取悦於先容是以罕樂
以陽施長世景惠以陰德遐紀彭竇以繕衛延命盈忌
以荒湎促齡陳張稱台鼎之崇嚴辛衍宰司之盛若乃

遊惡蹈凶處逆踐禍宣昭史策易以研正至如神仙所序天竺所書事雖難徵理未易詰留滯傾光思聞通裁對曰子可謂扶繩而辨循刻而議若乃宣攝有方豈非吉運所屬將迎有會實亦凶數自挺若夫陽施陰德長世遐年揆厥所原孰往非命研復来旨雠校往說起予惟商未識所異資生禀運參差萬殊逆順吉凶理數不一原夫食椒非養生之術咀劒豈衛性之經命之所延人肉其骨而含嚼膏粱時或嬰患深澗乘徽寵之津空

谷絶探榮之轍運之所集物稊其枯而俯仰竿牘終然
離沮爾乃蹻跖横行曾原窘步湯周延世詡邑絶緒吉
凶徵應糾纆若兹畢萬保軀宓賤喪領梁野之言豈不
或妄轂南魯北甘此促生彭翁實叟將以何術晉平趙
敬淫放已該漢主魏相奚獨傷夭同異若斯是非孰正
至如雷濱凝分挫志遠圖棘津陰拱振功高世樊生冲
矯鐫旌善之文華子高抗銘懲非之策皆士衡所云同
川而異歸者也殊塗均致寔繁有徵即理易推在言可

畧昔兩都全盛六合殷昌霧集貴寵之閭雲動權豪之術鈎賢貽談豈唯陳張而已觀夫二子才未越衆而此以藉榮揮價彼獨擯景淪聲通否之運斷可知矣嚴辛不安時任命而委罪亮直亦地脉之徒歟若神仙所序顯明修習齊彊燕平厥驗未著李覃董芬其效安在喬松之侶雲飛天居夷列之徒風行水息良由理數懸挺實乃鍾兹景命天竺遺文星華方策因造前定果報指期貧豪莫差修夭無爽有允瑣辭無愆鄙說統而言之

孰往非命冥期前定各從所歸善惡無所矯其趨愚智

焉能殊其理若乃得議其工失喔其拙操之則慄舍之

則悲斯固染情於近累豈不貽誚於通識問曰清論光

心英辯溢目求諸鄙懐良有未盡若動止皆運險易自

天理定前期靡非闇至玉門犁丘徹識弗免豈非聖愚

齊致仁虐同功昏明之用將何施而可對曰夫聖人懐

虚以涵育凝明以洞照惟虚也故無往而不通惟明也

故無來而不燭涸海流金弗染溫凉之咀嚴兵猛兕無

累爪刃之災忘生而生愈全遺神而神彌暢若玉門犁丘蓋同迹於人故同人有患然而均心於天亦均天無害大賢則體備形器慮盡藏假靜黙以居否深拱以違礩皆數在清全故鍾茲妙識是以稟仲尼之道不在奔車之上資伯夷之運不處覆舟之下若乃越難趨險逡巡弗獲履危踐機僶俛從事愚之所司聖亦何為及中下之流馳心妄動是非外幹倚伏移貿故北宫意逆而功順東門心晦而迹明宣應遺筮而逄吉張松協數而

遘禍且智防有紀患累無方爾乃猘狗逐而華子奔腐
鼠遺而虞氏滅匣猨逸而林木殘櫝珠亡而池水竭凡
厥條流曲難詳偹採形役思其劾安徵豈若澡雪靈府
洗練神宅据道為心依德為慮使迹窮則義斯暢身泰
則理兼通豈不美哉何必遺此而取彼問曰夫建極開
化樹聲貽則典防之興由来尚矣必乃幽符懸兆冥數
指期善惡前徵是非素定名教之道不亦幾乎息哉對
曰天生蒸民樹之物則教義所禀豈非冥數何則形氣

之具必有待而存顓蒙之倫豈無因而立必假纎紩以安生藉粱豢以延祀資信禮以繕性秉廉義以劾情聖人聰明深懿履道測化通體天地同情日月仰觀俯察撫運裁風於是乎昭日星之紀正霜雨之度張雲霞之明衍風露之渥浮舟翼滯騰駕振幽又乃甄理三才辨綜五德弘鋪七體之端宣昭八經之緒是以時雍在運羣方自通抱德煬和全真保性故信食相資代為脣齒富教相假遞成輔車今弛棄纎紩損絶粱豢必云徼生

委命豈不巳曉其迷至乎湮厈廉義屛黜信禮責以祈存推數遂乃未辨其惑連類若斯乖妄滋甚然則教義之道生運所資寵辱榮枯常由此作斯固命中之一物非所以為難也問曰循復前㫖既以理命縣兆生數寘期研覆後文又云依杖名教帥循訓範若藉數任天則放情蕩思拘訓馴範則防慮檢丧函矢殊用矛戈異適雙美之談豈能兩遂對曰夫性運乖舛心貌詭殊請布末懷畧言其要若乃吉命所鍾縱情蹈道訓性而順因

心則靈凶數所挻率由踐逆聞言不信長惡無悛此愚智不移聲訓所遺者也其有見善如不及從諫如順流是則命待教全運須化立譬以良醫之室病者所存至如澄神清魂平心實氣無妄之痾勿藥有喜所謂縱情蹈道無假隱括若膏肓之疾長桑不治體府之病陽慶弗理此則率由踐逆自絶調御至乃趙儲之命宜永須扁鵲而後全齊后之數必延待文摯而後濟亦猶運鍾循獎彛範所興善惡無主唯運所集而異膏粱方丈沈

疾弗顧瑶碧盈尺阽危弗存夫静躁之容造次必於是
曲直之性顛沛不可移是以夷惠均聖而異方遵竦齊
通而殊事雖復鉗桎羿界思服巢許之情揺動曾史言
膺蹻跖之慮不然之事斷可知也必幽符鑽仰㝠數修
習雖存陵情其可得乎故運屬波流勢無防慮命儌山
立理無放情用殊𢀖矢雙美奚蹟談異矛戈兩濟何傷
問曰夫君臣恩深師資義固所以霑榮塗施提飾荷聲
故刳心流腸捐生以亢節火妻灰子虀名以償義若幽

期天兆則明揚可遺㝠數自賔則感効宜絶豈其然乎對曰論之所明原本以為理難之所疑即末以為用蓋陰閉之巧不傳萌漸之調長絶故知妄言賞理古人所難吾所謂命固以綿絡古今彌貫終始爰及君臣父子師友夫妻皆天數㝠合神運玄至逮乎睽愛離會既命之所甄昬爽順戾亦運之所漸爾乃松栁異質薺荼殊性故疾風知勁草嚴霜識貞木何異忠孝之質資行夙昭至於刻志酬生題誠復施殉節投命騁義忘已亦由

石雖可毁堅不可銷丹雖可磨赤不可滅因斯而言君

臣師資既幽期自賔心力感効亦冥數天兆夫獨何怪

哉愿字子恭父淵之散騎侍郎愿好學有文辭於世大

明中舉秀才對策稱旨擢為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早卒

史臣曰孝建啓基西楚放命難連淮濟埶盛江服朱修

之著節漢南劉秀之摧鋒萬里並誠載艱一忠惟帝念

而踰峴之鋒戰有獨克出硤之師舟無隻反雖霜霰並

時而計功則異也及定終之命等數相懸蓋由義結蕃

朝故恩有厚薄雖故舊不遺聞之前訓隆名爽實亦無取焉

宋書卷八十一

宋書卷八十一考證

顧琛傳琛以宗人顧碩頭○南史無頭字

即琛爲會稽太守○南史即字下有以字

顧覬之傳原夫食椒非養生之術○食一本作飡

宋書卷八十一考證